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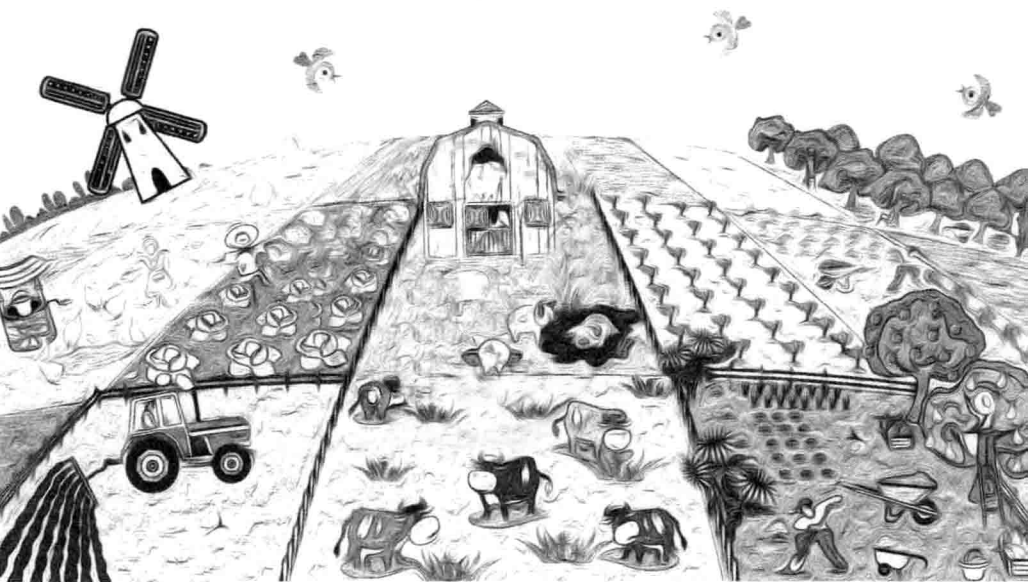


我的乡村我的愁！

那些温暖的 乡野物事

—— 魑鸣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魍鸣
著

那些温暖的 乡野物事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温暖的乡野物事 / 魍鸣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下午茶）

ISBN 978-7-302-38993-4

I. ①那… II. ①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677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王 佳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7.75 字 数：176 千字

版 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产品编号：055063-01

目 录

辑一 乡村四季

2	春雨
5	夏夜
8	秋收
12	冬雪

辑二 远去的风景

18	消失的“铜铁匠”
21	小秋收
24	捡柴
27	有关米的记忆
30	山民的山烟

辑三 年的怀想

36	年猪的年味
40	忙年·忙吃
44	除夕的“土爆竹”
47	汤圆·元宝·元宵节
50	遗落在乡村老屋里的年

辑四 乡村名片

54	土屋
58	篱笆
61	草垛
65	野烟
69	土狗

辑五 山野那些树

74	老屋·枇杷
77	神树
79	屋后有棵香樟树
82	山上有对“夫妻松”
85	遍地油桐

辑六 土家那些事

90	土家烧烤
93	土家 开放在肚里的花
96	土家罐罐茶
99	土家 红苕和洋芋的另类吃法
103	土家围腰

辑七 爹亲娘亲

108	父亲·樟坊·电
111	父亲的辉煌
114	我的老母亲
118	父亲的耳光和母亲的竹条

辑八 乡村的节

122	惊蛰节 植树节
125	永远的端午
128	六月六，晒龙袍
131	年小“月半”大
134	中秋夜，入园偷摘不算偷

辑九 赋闲的农具

138	剥竿·抓板
142	石碾·碾板
145	蓑衣·斗笠
148	草鞋耙子

辑十 乡村人物

152	王老六
158	尤家大爹
162	“人生观”
166	刘春波
170	秀秀

辑十一 乡村“老”字号

174	老街
177	老屋
181	老井
184	老岩

辑十二 乡村那些鸟

188	斑鸠
192	老鹰
195	燕子
198	喜鹊

辑十三 乡村怪吃

202	臭豆酱
205	地卷皮
208	阳雀花
211	山胡椒
214	酸高粱浆

辑十四 乡村往事

218	那年那场“谣言”风波
223	无事不要在野地里乱画
228	当年 我们曾经饰演“四人帮”
233	河谷深渠 大爹救起一个人

辑一

乡村四季

春雨

一连又是几个阴天，河谷里雾气弥漫，空气湿漉漉的，电视潮湿得一打开，人影就像腐烂发了霉的红苕，毛茸茸的怎么也看不清。可是，就是不见老天有雨下下来。

开春以来，还没有落过一场透雨。春旱让地里的麦苗久不见转青，就连播种在水田里的油菜，虽在陆陆续续地开花，可左看右看，都不及往年那般生得粗壮精神。山上那些果树的花，倒是开了不少，蓬蓬勃勃的，异常茂盛。那些果树，那些花，开得漫山遍野，好看倒是好看，也还可以结果卖钱，可那毕竟不是老百姓的主业。几千年来的老传统传下来，老百姓的心思，还总是愿意搁在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于是，就有性急的人们坐不住了，随手拾了棍子，摇摇晃晃地跑在田中间，去东拨拨、西戳戳，看看田间究竟还有多少墒情。可拨着戳着，眉头就慢慢地皱了起来。唉！这春雨，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得落下来呢？

午夜时分，第一声春雷终于轰隆隆地响了。就像庄户人家在不太平整的堂屋拖着桌子，沉闷而绵长。而后，便如大车碾过屋顶一般，一直闷闷地响。也不知是在这雷声响过第几遍之后，久违的雨，终于

开始不紧不慢地簌簌落了下来。

雨滴打在屋角的芭蕉叶上，“滴答滴答”地作响。瞌睡小的女人听见了，起先还有些不敢肯定，爬起来又跑到窗边去向外看了看，回到床上才用胳膊去捣身边睡死的男人，说你听你听下雨了！男人慵懒地翻了个身，只是咕噜了一句快睡，说明天还有好多事等着要做呢！说完就又呼呼地昏睡了过去，好像这雨与他一点也不相干。

其实，女人知道，男人惦记这场雨已经好多天了，白天到地里转了一回又一回，就连闲了一冬的农具，从墙上取下来，挂上去，也不知擦洗了多少遍，单只等这春水一发，堰塘里灌满了水，赶着老牛去把那块“母秧田”早早地整出来。

男人越是催睡，女人便越是睡不着。看着男人熟睡得像死猪的样子，女人索性披了夹袄，斜躺在床上，一边静静地听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一边在心里默默地盘算，过了春旱这一关，今年的麦地还可打出多少麦？油菜还可以打出多少油？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外面已是雨雾蒙蒙，河谷里的雾全都爬到了山巅上。雨像是做错了事在向人讨好的孩子，下得正欢，丝毫没有一丁点歇下来的意思。山上的树叶被雨水洗得一尘不染，青翠欲滴。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青气。再看地里的麦苗和油菜，还只是半夜的雨，就已全都变得劲鼓鼓的，一色的青。

男人见了就笑了，对女人说，你瞧这些作物，一没长心二没张嘴，看它不会说话，要想来稍微糊弄它一下还真不行，养分不到就是长不好。女人就接了男人的话把，说是呀是呀，不然怎么会有“人唬地皮，地唬肚皮”一说呢？

女人在厨房里弄着早饭，男人就爬到阁楼里开始翻找他的蓑衣

和斗笠。东西找到后，又跑到牲口屋里，寻了把挖锄和铁锹顺在了门边，然后才坐下来开始吃早饭。

吃罢饭，喝了茶，男人将蓑衣一披、斗笠一戴就要出门。女人说：“你不抽袋烟后再去下田？”男人说：“还抽什么烟，你没看到对面山坡的老田头，早就到田里去打转了。”女人探过头来向外一望，对面山坡上，还真有个人影，提着锄头在田地间东刨刨、西抠抠呢！

男人提着锄头和铁锹，径直来到了自家的堰塘边。原先浅了半截儿的堰塘水，暂时还看不出有明显的上涨。男人沿着堰塘边四下里转了转，见雨虽然还没有完全地下透，可结实的地方已开始有了细小的水流。男人就将铁锹往旁一甩，提了锄头便顺着水流，向着堰塘一路刨去。雨水顺着男人新刨出的泥沟集聚直下，缓缓地灌入塘中，原先清澈的堰塘，便立刻荡漾开来一块昏昏黄黄的大水“疤”。

虽说是“春雨贵如油”，可那还得看是什么田。否则水分太多散不开，再好的田也会种成“扎水田”。因而，地里的那些沟沟道道、田口子，该挖开的还得挖开，该堵上的还得堵上。于是，男人一会儿铁锹，一会儿锄头，便又是一通忙活。

待男人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地巡了一遍田回来，一个上午也就过去了。回到屋，才想起今天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抽上一口烟。回头看看地里，已再没有什么紧要的值得去侍弄，便随手拖了把椅子，掏出烟锅来，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截儿长长的山烟，然后跷起“二郎腿”，坐在大门口开始悠闲地吸了起来。嘴里一边“吧嗒”，脑里一边想：等到这春雨一歇，又得该马上闹春耕了！

烟雾中，男人就仿佛听到了自家田地里的犁耙水响……

夏夜

山里的夏夜是忙碌与散淡的合章，然而更多的还是忙碌。白日里酷暑难当，太阳火辣辣的，直烤得庄稼地里如同蒸笼，一切的农活便只好全挨到天阴之后再去忙活。好不容易挨到天阴，容人钻进地里，忙着忙着，天不知不觉就一下暗了下来。天是暗了，地里的农活还得乘着凉爽赶紧地忙活。一天之中，错过了这歇活儿，真正能容人下地的时间就已不多了。于是，这活就一直要忙到月儿东升，直至家里的孩子饿得蹲在屋角长一声、短一声地喊爹叫娘，才有三三两两的人影从黑黝黝的庄稼林里钻出来，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回家，男人还得顺便再去寻回那属于自家的牛啊羊的，女人还得沿路东一把、西一把地捎带一筐猪草。一进家门，来不及喘口气，栏里的猪早已饿得嗷嗷地叫开了。这可是全家一年的指望呢！一顿跟不上就掉膘。自己饿着肚子也还得先将这些“八戒”服侍好。忙完了那些“张口货”的肚子，自己的肚子就已饥肠如鼓，于是刷锅生火，洗洗剁剁，又是一通忙活。待可摆桌开饭的时候，月儿就已升得老高老高，繁星满天，孩子早已伏在门槛上呼呼地睡着了。山里的晚饭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夜饭。

待彻底熄灭了灶膛的火焰，做娘的这才有闲去三把两把地扯醒那

熟睡的孩子，一边吆喝孩子将堂屋的饭桌扛到屋外的稻场，一边自己手脚不停地将手伸进那一溜儿的坛坛罐罐，取出自制的陈豆豉、酱豇豆、泡黄瓜……然后，一家人围着方桌，借着堂屋折射出的亮光，一手呼呼地摇着蒲扇，一手端起粗瓷的大碗，就着那喷香的泡菜酱菜，将一碗的稀食吧嗒吧嗒地咂得山响。直到这时，忙碌了一整天的身心方才彻底地松懈下来。

倘若这晚那家的桌上新摆上了一碗啥稀奇菜，只要主人一吆喝，立马就有近处闲不住的婆娘和好动的孩子，端着饭碗一路摇晃过去，伴随一阵热闹的嬉笑，将一桌本不丰盛的菜肴掀他个底朝天……

稀稀拉拉地吃过晚饭，女人稍稍喘口气，便又得忙着收拾碗筷，男人还得蹲在屋檐下检修一通明早要用的农具。孩子先睡足了觉，自然是闲不住，三五成群，追赶着萤火虫，屋角稻场，野得正疯。待孩子们坡上坎下两三个回合跑来，闷在锅里的洗汗水也就渐渐地热了。于是，男人提着个大木盆站在稻场扯长嗓子只一声吆喝，泥猴似的孩子不知从哪个角落就“通”的一下钻了出来，“两爷子”相拥着掩在暗处，哗哗啦啦地一通好洗，除去一身的臭汗，独留一条肥大的裤衩，然后将澡盆里的脏水随手往稻场上一掀，白生生的稻场便立刻现出簸箕大一块湿漉漉的疤痕。待收拾木盆进屋的时候，就觉得已是浑身凉爽。

洗罢了澡，外面虽已解凉，可屋里依旧还是热。踏着门槛看看屋里屋外已确实无甚要紧事要做，操劳了一天的心这才彻底地闲落下来。于是有躺椅的拖出躺椅，有铺板的扛出铺板，有凉席的拿出凉席，吆五喝六，或躺或坐或卧，就着山野的凉风悠悠地闲聊。男人一口旱烟一口唾沫地谈论着今年庄稼的长势，其味道就如同喝了二两

“苞谷烧”似的舒坦。女人摇着蒲扇盘算着今年卖牲畜的收入，心里想着卖猪之后又该给男人和孩子添置一点什么了。唯有无忧的孩子啥也不用操心，团团围着上了年岁的老人，听他们讲述那一个又一个山里久远的故事。更有闲中求乐的山村艺人，一支横笛，一把二胡，往稻场中心一坐，架势一拉，清亮的笛音、悠扬的琴声就如夜雾般在山间弥漫开来。

于是，在这清亮的笛音和悠扬的琴声中，孩子伏在大人们的膝盖上安详地睡着了，男人闪动的烟星悄悄地熄灭了，女人摇动的蒲扇无力地停止了……直至过了午夜，夜雾下来，露珠打湿了哪位汉子的脸，一声吆喝：下雾喽！人们这才打着呵欠，收拾东西，三三两两地回屋。

一阵吱吱呀呀的关门声响过之后，山里的夏夜便彻底地安静下来，唯有闲不住的农事不停游荡，悄然钻入农人的梦里……

秋收

虽说是入了秋，季节已到了处暑的边上，可天依旧还是热。太阳火辣辣的，几天的工夫，就将地里的苞谷全都晒得麻了壳，连秸秆也变得日渐干枯起来，人一钻进苞谷林，身后立马就是一阵“嚯嚯”的燥响。

立秋那天碰巧天阴，大伙都指望能下点雨，来个“顺秋十八瀑”，让天渐渐凉快起来。可天公偏偏不作美，只是阴了一小会儿，日头便又接着钻了出来。从早到晚，是连丁点的雨星子都没见着。村上的老人见了，就在心里暗暗叫苦：坏了坏了！今年的秋又没顺过来，遇上了“秋老虎”，看收苞谷时，还不要把这些做事的人给晒死！

果不其然，一连十几个“秋老虎”，只把人晒得心烦气躁，不敢出门。眼看着该忙的农活逼在眼前，可烦归烦，燥归燥，天气再热，地里的苞谷还得自己动手去把它给掰回来呀！那可是一家人忙活了一季的最后指望哩！

于是，男人就对女人说，你看这红火大日头的，一个人埋在苞谷林里去掰苞谷，不被热死累死，恐怕也要被闷死。便打发女人去附近亲戚家，请几个人手明天来帮忙，大伙一起相互转转工。

女人一想也是，这炎热的天气，一人在田闷声不响地做事，也是没精神，不如去亲戚家多邀几个人手，一来亲戚间也好有个走动，二来干活有人陪着说说话，也会让人觉得轻松些，便应了一声，回屋拿了草帽，一溜烟儿地就出了门。

女人一走，男人回到屋，便开始寻找预备明天要用的一些背篓和提篮。背篓搁在阁楼里长时间没用，系也有些松了，必须得重新紧一紧，磨损严重的还得用铁丝给它再加个固。有些提篮的系提断了，还得重新换一根。为防明天提篮不够，就是烂了底的提篮，男人也用“蛇皮带”和铁丝将它缝了个严实。只等明天人手一到，就可开工。

男人准备好了工具，女人也就从外面回来了。收苞谷是一件又热又累的苦差事，不论怎么样，生活上还得要准备充足一些。瓜果蔬菜之类，自家园田里有的是，摘上一篓子回来，用水一冲一洗就可。费事的是那吊在房梁上滴油的腊肉，割了几刀下来，洗了几遍都洗不净。洗净后，还得架在火上把肉皮再烧一烧。不然，明天弄在了桌上，让帮忙的亲戚左咬右咬不动，无意间落下个吝啬名声总是不太好。待女人一切预备停当，天就完全黑了下来。

吃过晚饭，男人对女人说，明天还有一整天的重活要做呢，赶紧早点洗了去睡吧！男人嘴里虽在这么说，可自己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是在算计，今年这季苞谷，种子农药化肥共计花费了多少，一亩田最低要收到多少斤才能算划算？！

第二天一清早，帮忙的亲戚陆陆续续地到齐了。大伙喝过茶，二话不说，挽起篮子，背起背篓，“扑哧扑哧”地就直接钻进了苞谷地。说是要趁着早上凉快来多收几块田，早点把苞谷掰完了，中午正